



LIERZHONG WENJI

李尔重文集

第七卷

作家出版社

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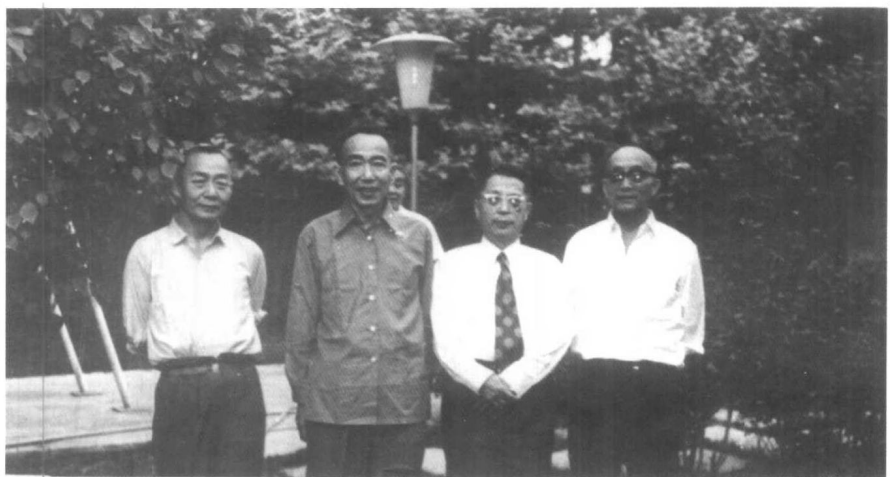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卷

李尔重文集

宋平

是

作家出版社



与剧作家曹禺(右2)王任重(左2)在比利时 (1979年9月)



会见日本学者东史郎先生（1999年）



会见俄罗斯真理报记者克鲁申斯基（1996年12月）



与谢滋群(左)栗栖(中)在一起



与王全国(左1),梁灵光(右1)在广州



与孝感市委负责人合影

目 录

赵四小姐	(1)
华侨旗帜——陈嘉庚传	(166)
石嘉植传	(399)
最后一次物价波动	(480)
寻夫记	(507)
庆贺出铁	(527)
大年夜	(554)
舒队长	(565)

赵四小姐

1

天津蔡公馆的大厅里，每个礼拜六的晚上，五光十色的灯光都是照得灿烂辉煌的。

在这里，丰盛的酒宴填满了客人们的肚子之后，侍从们收拾了杯盘，撤走了饭桌，擦光了地板，摆好了唱机和音箱，专等着主人一声令下，开动唱机的音乐，便促客人们翩翩起舞了。

来这里的男客除少数人外，都是穿着西装革履的。蔡公馆不是寻常的小户人家。这里是张学曾的岳父蔡老爷的府第。蔡老爷居官多年，上了年纪，退隐之后，每日里静对诗书，闲观花鸟，颐养天年，喜静不喜动，陪着客人晚饭之后，便退到静室，由姨娘给他捶腿去了。蔡大少爷是留洋学生，带来了不少西洋文化，很喜欢组织舞会。张学铭、张学曾，前交通次长赵庆华的少爷赵燕生，以及张学铭的夫人朱洛筠和一些别的女眷，都是参加舞会的常客，张学良也不时地来这里消遣消遣。

乐声一起，灯光换成了红光，舞池里的男女们便活跃起来。已经重新化妆了的女客们各自找到自己的舞伴，踏着音乐的节拍，像花朵似地摆动起来。张学良少帅一来，给这里特别增加了光彩。蔡大少爷引着男女宾客向他彬彬致意，女客们抢着跟他伴舞。

张学良这几天心情不好，本无心来天津凑热闹，是他的秘书

黎天才和苗剑秋看他这些时接连不断在接见人民代表，谈话太多，加之日寇在关外蠢蠢欲动，有向关内进攻的迹象，张学良为着挽救局势，操劳过度，黎、苗二人力劝他轻松一下，才把他送到天津玩一玩。

蔡大少爷看出了张学良精神不爽的情况，跳舞时偶尔地问张学铭：“少帅怎么这么发闷？”张学铭偷偷地跟他说：“太累了！”在跳舞时，张学铭没法给他详细解释，中间歇息时，才给他说明白这些忙碌的原因。蔡大少爷知道张学良不是因为接待不周引起的不快，一颗心也就落地了。这时，他很快地发现张学铭的夫人朱洛筠的身边少了一个常常跟来的客人。

“今天怎么没有带四小姐来？”蔡大少爷问。

这四小姐不是别人，就是人所周知的赵四小姐，她的父亲赵庆华在北洋政府时期曾连任津浦、沪宁、沪杭、广九等铁路局局长，梁士诒任总理时，他做过交通次长。赵庆华膝下有六男四女，男女分别排行，在四个女儿之中，赵四小姐排行最小，家里人通常叫她“四儿”。“四儿”的学名叫绮霞，于天津基督教中西女校毕业后，又自名赵媿，别号一荻。她 1913 年生，1933 年时，她已虚岁 20 岁。她生长在宦门大家，为人活泼直爽，很爱漂亮，好打扮，讲究衣饰。从十六七岁起，就得到朱洛筠的喜爱，常常带她到蔡公馆玩，也带她学了跳舞，一来二去，跟蔡大少爷等人就混熟了。

朱洛筠来蔡公馆时，按习惯去看了赵四小姐。奇怪得很，这天，她拒而不见。她的六哥赵燕生替她向朱洛筠解释：

“又在发孩子脾气，过一会就会好的。”

“今天，蔡公馆那里特别热闹，少帅也来，你一定要拉她来玩，就说我等着她呢！”

“好，好！我一定把她拉来。”

赵燕生也没有来、赵四小姐也没有见，连朱洛筠也说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。“六少爷说带她来的，不知为啥还不见来？”朱洛筠说。

“是不是派车去接？”蔡大少爷说。

“我都没有请动她，佣人们去顶个啥用？也许听说少帅来，她会来的，她老嚷着要见少帅还没见过呢！”

“您不知道，舞会上少了她，就象元宵节上少了走马灯，格外没趣！”蔡大少爷说。

赵燕生慌慌张张抢着跑了进来。蔡大少爷和朱洛筠迎住了他，齐声问：

“四儿来了么？你慌慌的什么？”

“少帅来了么？”赵燕生问。

“来了。在小房里吃茶呢！”蔡大少爷说。

“千万别说少帅在这里，我那个霹雳火妹子……”

赵燕生一句话没说完，迎门闪出了一位端庄秀丽的少女。只见她身穿藕荷色旗袍，足蹬高跟皮靴，窈窕腰身，袅袅婷婷，恰似芙蓉出水，领口前嵌着攒珠领花，闪光耀眼，烘托着一副红梅绽雪样的瓜子脸膛，两弯秀眉入鬓，两眼晶瞳生辉，鼻梁中隆，直陪丹红小口，瓠犀匀列，微启欲语双唇。凤凰出现，群鸟压音，只见她静如松生空谷，气如兰蕙飘香，动如龙游池沼，洁如寒梅傲霜，她的双眉微敛处。额边胶布条护住一块伤痕。面对着这群公子夫人小姐的快活场面，她二目含嗔，频频抖动。朱洛筠忙迎住了她：

“怎么啦？四儿！谁欺负你啦？”

“我要找不抵抗将军张学良说话，我要……”

赵四儿狂喊，声如裂帛。厅里的人们不由地围拢过来。朱洛筠给她擦泪，软语相劝，她哽咽闷气，一时塞住了喉咙，待她缓

过气时，又一声大叫：

“不抵抗将军你出来，我要跟你评个道理！你怕日本人，也怕我这个手无寸铁的女子么？你出来！”

赵燕生拉她，朱洛筠劝她，生怕她惹张学良生气。周围的人围成一堵墙，七言八语，都是劝她不要生气。她的嗓门挑得更高了。

“我不是来这里寻欢作乐的。六哥已经告诉我，不抵抗将军在这里。你们不要把他藏起来，他也不用怕我，我只是要说理，不是要打人。我只问一声：他的队伍的威风为什么不跟日本人施展？偏偏向我们学生舞刀弄棒，难道我们游游行，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犯了罪，他们把东三省扔给日本人就有了功？”

赵四小姐白天参加了游行示威，天津的警察打了人，也打伤了她的头部。她从赵燕生那里知道张学良来到蔡公馆，死气白赖地跟到这里，把满肚子火气，一股脑儿喷了出来。张学良听到了声音，放下茶杯走出来。秘书苗剑秋挡也挡不住他，他站在人群的外头，听到赵四小姐的话又愧又痛，用力拨开众人挤到赵四小姐的跟前，看到这位如花似玉的小姐，不由地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心想“我在哪里见过她”；赵四小姐看到这位身穿西装，脖子上系着一条花纹领带、英气勃勃的青年，也吃了一惊，心想“好像在哪里见过他”。两个人都没有弄清楚是否见过面。张学良先说话了。

“我就是张学良，就是不抵抗将军！我愧对国人，或骂或打，我都愿领！”

“我问你，为什么叫警察打无辜的学生？”

“这不是我的命令，这是我教育不周。酿成不幸事件，我向你赔礼！今后一定严加管教，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。”

“你为什么对日本人不抵抗，丢了东三省不管？连你令尊大

人的尸骨都给扔了？”

赵四小姐的攻势越来越猛，惊动了在后厅里喷云吐雾的两位大人物，一位是蔡大老爷，一位就是赵四小姐的父亲赵庆华。赵庆华的六少爷赵燕生看着赵四小姐越闹越不象话，有失大家闺秀的体统事小，伤害了宦门之间的关系事大，不得已，才把赵庆华搬了出来。赵庆华看到自家女儿敢在少帅面前撒野，一股无名火气冲天，抢到前面扯住赵四小姐吼道：

“你快给我滚回去！你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面前站的是什么人物，你算个老几，轮着你胡搅蛮缠么？”

我讲的是理，有理走遍天下，少帅身为父母官，为什么连抗日的自由都不给呢？天底下有这个理么？”赵四小姐还在喊。

“胡说！国家大事自有政府来管，当学生就该好好念书，用不着你们到街上胡喊乱叫，打倒这个，弄倒那个，除了惹是生非，有个屁用，走！跟我回去！”

赵四小姐早就把赵庆华看成了顽固不化的糟老头子，他那一套常背的朱子格言，对她丝毫也没有约束的作用。当赵庆华凭着父威拉她走时，她拚出全力甩开了老头子。老头子本是个瘾君子，弱不禁风，被赵四小姐甩了个趔趄，要不是众人扶住，准要跌倒在地。赵四小姐这个举动，大煞了赵家的家教尊严，真地激起了赵庆华的肝火，他站起来，口吐着白沫，抡起手掌照着赵四小姐的脸猛击一下，大叫：

“你给我滚回去！我不许你跟那些野种们去掺和！”

“我要抗日，我要游行，明天还去，你管不着！”

“你敢！”赵庆华大叫，“你不是赵家的人，我不是你的爹……”

事情闹得不可开交。张学良本想平心静气地跟赵四小姐谈谈，也未能做到。众人看到越闹越紧张，赶忙扯走了赵庆华，也

拉走了赵四小姐。

虽然失掉了谈话的机会，张学良的脑子却刻上了这个女孩子的影相，怎么也抹不掉，推不开。他回北平顺成王府的一夜，翻来复去地想，这个女孩子有侠气，国家就是需要这种气质的人；我到底在哪里见过她呢？一直到吃完早点，他还在琢磨这个念头。

秘书苗剑秋生怕昨天出的事，得罪了少帅，在心底里却也钦佩这个小姐的勇气。在出入张学良的房间时，免不了察颜观色。张学良有时抓抓头皮，有时踱到窗前遐想一阵。苗剑秋看出了这里头定有文章。

“少帅！这位赵小姐可真不简单……”

“怎么不简单，闹了个地覆天翻，”张学良微露笑容。

“比宇宙锋里的赵艳容还泼辣？”苗剑秋问。

“未必！我看比你苗疯子倒是要高一筹！”苗剑秋外号苗疯子，因为他为人刚直，张学良很喜欢他这点。

“那是真的，这位小姐是义侠肝胆，无限豪情！”

“你认得她么？”

“认得！”

“何时认得的？”

“从画报上认得的，少帅你也看过那本画报，还夸过这位姑娘的长相呢！”

“啊！你这一说，我明白了。怪不得我看她面熟呢！”

正在张学良跟苗剑秋闲谈时，张学铭的夫人朱洛筠匆匆地进来了。她满脸阴嗔，二话没说，把一张报纸铺到张学良面前，说了声：“你看看吧！事情闹大了！”张学良和苗剑秋同时看报纸的黑格方块上写着：

“赵庆华与赵绮霞脱离父女关系……”

张学良对着报纸沉默了许久。他在想：虽是一场家庭纠纷，却是因我引起，给老人家带来了苦痛，给绮霞小姐带来了苦痛。老人家久经沧桑，可以担得住，一个尚未入世的少女，会造成什么后果呢？因家庭矛盾而自杀的已是层出不穷，赵绮霞会如何打算呢？想到这里，张学良惊得一跳，猛抬头盯住朱洛筠：

“你，你立刻去天津，把绮霞请来，我要跟她谈谈！”

2

苗剑秋向张学良报告，说是朱洛筠从天津打来电话，赵绮霞不肯来北平见张学良。

“为什么？”张学良问。

“她说……她说的话太埋汰，等朱洛筠回来，你问她吧！”

“什么埋汰不埋汰，别跟我装疯卖傻。快说！”

“赵四小姐说，我不愿见那个白面泥胎，他不会说出一句明白话的；我也不需领他的恩赐可怜，我有两条腿两只脚，会走我自己的路……”

“疯子！”张学良拍着苗剑秋的肩膀说：“这是好话，是真话。你快要朱洛筠转达我的话：绮霞小姐不需别人可怜，我也不可怜她，我是请她给我一个机会，向她说件正事，也就是向一个国民表述我的真情。如果这也办不到，就没办法了。”

“我就去办。”

苗剑秋去打电话了，黎天才端着一堆文件进来。张学良心不在此，一见文件就有点烦，眉头一皱就说：

“哪里的这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？”

“东北义勇军捉了一批大汉奸，还有日本特务仓冈，请示处

理办法！”黎天才说。

“这还用请示？该杀就杀嘛！有什么特殊人物？你念我听！”

“日本特务仓冈繁太郎，去内蒙策动王公叛国”

“杀！”

“大汉奸凌印清被捉归案”

“罪不容诛，杀！”

“伪《大东日报》的总编辑，死心踏地，为虎作伥……”

“杀！”

“还有，还有……”

“怎么？别打奔儿，念！”

“还有少帅的堂弟张学成带领伪军西侵，已被拿获。”

“这个狗屎不如的混蛋……”

苗剑秋进来，未等张学良把话说完，抢先报告：“朱太太请您接个电话！”张学良吩咐黎天才把张学成的案卷放下，他想和张学铭等弟兄商量一下再定。

“绮霞小姐说，她可以去见你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只谈国事，不谈家事，还要认真回答她提的问题！你看呢？”朱洛筠在电话里问。

“我本来不是想看哭鼻子抹眼泪的！欢迎她来！”

苗剑秋站在一旁，知道赵绮霞要来了。他虽然没有跟赵绮霞共过事，却听旁人说的不少。知道了昨天晚上的风波和父女断绝关系之后，他越发地相信：这个女子正是传闻的刚烈正直的性格，不是无谓的撒娇。他跟在张学良的后头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：

“少帅！这个女孩子的嘴可是带刀子的哟！”

“知道！伶牙利齿！”

“口若悬河是真的。伶牙利齿却已经拔掉了!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为的是爱漂亮,本来想拔一颗牙,没想到拔了一颗,引起了牙周炎,只好把全部牙拔掉。”

“这个女孩子真有个特别的劲头。就是追求漂亮,也显示了她的横劲。无欲则刚,就是这个道理。今天我累了,打打网球去吧!”

打了一场网球,出了一身透汗,洗了个热水澡,遍体通泰,张学良睡了一宿好觉。第二天起床时,已是八点钟了,吃过早点,便走进办公室。朱洛筠和赵绮霞已经坐在沙发上等他。张学良趋步向前,连说失迎,对不起,要跟赵绮霞握手,赵绮霞站起身来,手却缩到背后去了。

“少帅!我已有言在先,今天只谈国事,不谈家事,只行公礼,不行私礼。”

“好,那就请出题吧!”

赵四小姐仔细地端详着张学良的面孔。她把对她父亲赵庆华的评价,在肚里反复地滚动着:“当官的都有两副面孔,时阴时阳。我父亲常说惟妇人与小人为难养也。可是他取了三房姨太太;又常说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,可是别人给他送的包着大洋的红包越多他越高兴。张学良眼下装得温文尔雅,谁知道他是不是老虎挂念珠——假装善人?”想到这些,她似乎后悔了,“不该来这里。”一转念,按着她的泼辣性格,又想“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,他是老虎,我也要捅他两刀子!拚着一身剐,敢把皇上拉下马,我倒要剥开皮看看他的五脏六腑。”

朱洛筠看着赵四小姐迟迟不语,反而有些奇怪了,以为她怕了张学良。

“四儿!今天,有话可以说个痛快,有我给你保镖,不怕谁敢

欺负你!”

“是呀!我张学良挨骂挨惯了,多骂少骂都不会生气的。”

“那好吧!”赵四小姐扑通一下坐在沙发上,问道:“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,你的兵手里拿的不是烧火棍子,为什么不抵抗?为什么不反攻?为什么一溜烟地往关里跑?”

“问得好,问得好。”张学良强做笑容,一时却找不出恰当词句来回答。朱洛筠怕因为这种尴尬相引起赵四小姐不满,连忙插话:

“少帅是不怕死的,要抗战的,,只是有人阻拦,才弄得他落了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。他想起东北三千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想起祖宗墓被敌人践踏,常常暗自流泪,有人挡着他派出正规军出关抗日,他花了很大力量组织了千千万万义勇军在打日本……”

“你说的这个,我只是耳闻。如果张先生能举出一件事来,证明他是真抗日的,我赵四再不说二话。”

张学良的精神宽松了一下,走到桌边拿来一本卷宗,递给了朱洛筠。

“我已跟学铭、学曾商量过了,单等我签发。你也看看,再给赵小姐看看,我也听听你们的意见。”

朱洛筠看过案卷,紧紧地皱起了眉头,连说“想不到他坏到这个程度!”她把卷宗递给了赵四小姐。她看到卷宗上写了一大串有关张学成的叛国罪状。但不知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兄弟。

“张学成,这个大汉奸是谁?”赵四小姐问。

“就是我的堂兄弟!”张学良说。

“你打算怎么办?”赵四小姐问。张学良接过案卷,提笔批了四个字,“就地处决”,又把卷宗递给赵四小姐。朱洛筠从旁看见了这四个字,脸色立即变黄,惶惶他说道。